安康新游记

月谷川上越岭关

市直 李杰森

一

在安康，有几座关隘是值得记忆的。比如，石泉的饶峰关，平利的白土关，旬阳的铜钱关，熟悉这里地形的人们知道，在汉江经流的狭长地带，越过饶峰关就是汉中盆地，东出白土关或者铜钱关则可窥伺富饶丰裕的江汉平原。

农耕文明下的冷兵器时代，这些冰冷的关隘就成了治与反治、侵蚀与被侵蚀、消亡与被消亡相互博弈、渐次推进中的休止符，它的每一次停顿带给人们的记忆就是所构建的一座希望与绝望的壁垒。

在工业文明的急速递进中，这些关隘不再成为阻滞人类跨越空间的绝对屏障，它所承载的功用也随之消解，仅仅用作地名口口相传，标识着经纬度的具体指向，既温情脉脉，又冰冷如霜，以特有的姿态投射出或可称之为历史、或可称之为文化的斑点，在渐次流失、荒芜的岁月中沉淀、固化，成为一方水土、一群先民的烙印和符号，像一个背影，矗立在时间的长河里，既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组成一个个洞察风土人情的微小注解。

东晋与前秦交锋时的铜钱关如此，南宋与金国对峙时的饶峰关、白土关如此，而横亘在月谷川上的越岭关也同样如此。

安康地处山南一隅，在漫长的王朝叠进中有关它的记述并不充裕，对于治下某一个山峦关隘的记载更是支离破碎，绝大多数仅为一笔带过的只言片语。而有关越岭关的记忆则可在有限的历史文献中相对完整地追溯至明崇祯年间，这要从一个叫萧丁泰的关南守道说起。

二

汉江支流月河从石泉、汉阴一路东来，在一个叫梅子铺的地方因一道山脊阻滞，被迫向南拐了个弯。这道山脊就叫越岭关，北出秦岭山麓，南峙凤凰山脉，是月谷川上唯一一道屏障。按照嘉庆、道光年间关中方志名家王心沂的说法：“过双乳铺，上越岭关，不甚高峻，路亦平坦。”就是这样一座不甚高峻的关隘，在摇摇欲坠时，尚未丧失信心的士大夫们把它当作治理郡县的象征和符号，修堡筑垒，构筑工事，保境安民。

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从堂兄朱由校手中承继大明国祚，此时，关外后金虎视眈眈、屡屡犯境，而关中、山西连年大旱，民怨沸腾。崇祯三年，按《明纪事本末》的说法，这段时间山南的安康、汉中也没有消停，到崇祯七年正月，“陕贼陷洵阳、逼兴安，土寇乘之，汉中震动。兴安贼连陷紫阳、平利、白河。”

匪患频仍之际，曾在兴安府任职的萧丁泰从容接任了关南守道。关南守道凌驾于兴安州府之上，从属于陕西按察使，负责山南诸州县的军备，而治所就设在兴安州。

萧丁泰的父亲萧良友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为万历八年同科进士，萧丁泰则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经过多年经营，到明晚期，萧家已是湖北汉阳府颇具影响力的名宦世家。关南守道是一个从四品，但并不妨碍萧丁泰有所作为。政绩当然得从显性入手，面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阻断他们跨地联络、分而治之当为首选。

崇祯四年，刚刚履新的关南守道萧丁泰就把目光锁定在月谷川上的越岭关。

三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心沂眼里“不甚高峻”的越岭关，在萧丁泰看来却是“为兴安、汉阴交接之道，诚郡邑之门户，而天然之锁钥也。”于是饬令兴安所属州县官吏自捐俸禄、筹集赎罪银两，在越岭关修建“关门一，敌楼者三，左右更立营房，筑墩台，贮炮石弓弩”。关楼建成后，以萧丁泰门人自谓的汉中南郑人洪如钟撰写了《兴安州修越岭关哨楼记》，成为第一篇全方位记述越岭关的历史文献，文辞简约，收放有度，剔除其中的褒扬溢美之词，当为佳作。

今天在月谷川行走，316国道洞穿越岭关而过，多数人就连“不甚高峻”也很难体会。倘若从汉阴涧池、双乳而下，在关前的月河岸边驻足、停留，仰视关隘，还真能揣摩出洪如钟所说“有所为越岭关者，崒嵂蜿蜒于万山，以西峭壁断崖，扪历跻攀”的险峻。

洪如钟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仕宦湖广多年，自称萧丁泰门人应不为过。而萧丁泰本人对这一政绩也颇感满意，有自题《修越岭关成书事》律诗两首流传。由于诗句残缺，且诗题下注有“此诗修路人胡大朝得于土中”，可推断这两首诗当年是镌刻在关门之上的。

其一：

□□依剑隘神州，□辟雄关岭上头。
一水回环江月绕，群峰横锁岭云秋。
扪岑倘可窥秦甸，扼险无非控上游。
所愿震邻烽火息，公余长得此夷犹。

其二：

危楼矗矗依天开，班马萧萧略地来。
雾拥貔貅迎画戟，云连鹭鹭接瑶台。
临流共有澄清志，济世谁堪锁钥才？
笑我登高不能赋，起弹短剑坐衔杯。

一篇记文，两首律诗，诗、文参读，犹见越岭关的兀立雄迈，而处在乱世之际的士大夫们泰然自若的气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亦能跃然纸上。

四

然而，萧丁泰“震邻烽火息”的愿景终成泡影。

十三年后，李自成的铁骑踏破崇祯皇帝的宫门，一个王朝坍塌的巨大冲击不是某一座关隘所能承接的，关隘在承受了它所能承受的一切冲击后，轰然洞开。当尘烟散去，并没有人知道萧丁泰的关楼在王朝剧变重压之下到底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清嘉庆年间兴安知府叶世倬在《重修越岭关碑记》里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国初，楼毁于贼”。

回过头再看看崇祯四年萧丁泰在越岭关的吟咏：“临流共有澄清志，济世谁堪锁钥才？”与其说是一个书生的意气风发、恣肆挥洒，倒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因王朝末路、回天无力而发出的哀叹与悲鸣！

但萧丁泰对越岭关军事属性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在他筑楼建关180年后，白莲教义军与清政府官兵在越岭关进行了持续两日一夜的对峙，只不过在那段战事里他的关楼早已湮灭。

一份《督府行辕捷钞》详细记录了越岭关战事的经过：

嘉庆四年四月，贼目徐天德、高均德二股在汉阴焚掠。陕甘总督宜绵随派延绥镇总兵关腾、宁羌营游击游栋云领陕安官兵五百余名往扑。至越岭关，则贼锋已及双乳铺，即于岭巅掘壕筑垒，遏其东窜。初七日，贼二万余突至，四面蜂拥，狂炎所及，各卡皆逃。惟派官兵严备以待，随机而变，相持二日夜，毙贼无算，越岭以东，民得安堵。

这份军事战报邀功请赏的意图明显。叶世倬在《重修越岭关碑记》引用参战者游栋云的话可以佐证：（游栋云）偕总镇关公腾，率五百人抵关，遇贼徐天德、高二等，凡数万人，急扼险隘筑垒待之，凭高下瞰，军士远击以炮，近以矢石，相持竟日，贼始北遁，恒口以东郡邑，赖以保全。

游栋云从嘉庆十一年起任陕安总兵，而次年叶世倬就任兴安知府，俩人工作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交集，私下说的话应该可信。抛开战争史观，从纯军事角度讲，越岭关作为月谷川上唯一屏障的壁垒作用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五

战争是偶发，生活是常态。战争结束，生活继续。

嘉庆十七年春，叶世倬重修越岭关哨楼。

嘉庆十七年春，胡大朝创修越岭关道路。

这样罗列不难看出，战乱过后越岭关重现生机。这一年，叶世倬不认识胡大朝，胡大朝还没见到叶世倬，俩人各有所系，互不干预。前者是官方行为，后者是民间自发。叶世倬认为越岭关“当厅、县之冲，文事武备，胥有赖焉”；胡大朝则说“跋山涉水，备尝辛苦，必当修此。”却都获得了意外之喜。

胡大朝是汉中西乡人，世代单传，往来川陕做些小本生意，颇有积蓄，成家后居然养出仨儿子，一激动决定做点善事，于是凿山开石，铺筑越岭关路，顺便挖出了萧丁泰那两首律诗的碑刻，《修越岭关成书事》方能得以流传。

叶世倬是江苏上元人，重修越岭关哨楼前，考察遗址，征询意见，一个叫张泗隩的童生还真就提了，说在岭脊低凹处曾修建魁星楼，是汉阴、安康两县文峰，自从有了魁星楼就科第联绵，人才辈出。魁星楼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符号，读书人在乎读书人的事，问能不能把魁星楼也一并修了。张泗隩的提议叶世倬没有答应，却被委任做了重修越岭关哨楼的工程监理。

新修哨楼完全按照当年萧丁泰原有规模重建，张泗隩完成监理任务后，不知所终。而所说“此地科第联绵”不是没有根据，他的家族就是科举受益者，有一个兄长叫张泗泰是嘉庆七年贡生，曾任宝鸡县儒学训导。

住在越岭关下的恒口慈善协会会长程世银先生经年累月收藏了一批清乾隆至民国初年的牌匾，多为汉阴、恒口境内的名宦贤达题写，其中一匾上书“耋期日勤”，字体遒劲、锋芒外露，署名宝鸡儒学训导张泗泰、白水县儒学训导史班成，在认识几个文字都困难的年代，这俩人称得上月谷川的文化顶流，牌匾是给一位八十五岁的孙老先生祝寿所用，而“张泗隩”字样也在众亲友名单中。越岭关下的文治教化从中可窥一二。

道光十三年，恒口岭南书院成立，取义越岭之南，这对像张泗隩这样的童生来说是一大幸事，当时兴安府及辖属平利、白河、旬阳、紫阳、宁陕、岚皋等县均有书院，唯独治所安康县没有，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张鹏飞等人倡议下，几经周折才设立了一个学仓，取名兴贤学仓。从这个角度讲，岭南书院提升了安康县的教育标高。

以武备之名而成文教之实，流传广布，教化一方，恐怕是萧丁泰、叶世倬诸人修建越岭关关楼的题外之意吧。

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幸福安康

邹定春 作

回岚记

岚皋 黄开林

疫情影响，两年未回老家，听说昆山的老乡胡强有车，自是喜出望外，相约一同前往。一路顺风，历时十五个小时，驱车一千多公里，途经苏皖豫鄂陕五省，若不是要在安康等西安的朋友，当天就可平安到达。

岚河两岸，虹霓缤纷，宾馆案头放置家乡新出的矿泉水，餐桌上全是地道的岚皋美味。杨家院子并非老样子，出新又出彩，许多优美的造型，让人目不暇接。麻柳树一脸沧桑，见证着新的传奇。乡愁馆没有愁怨，只有农耕文明和满满的回忆。刚举办过美食大赛的场景，分散到各家各户，仿佛历历在目，余香可闻。农家乐的饭菜更加入味，辣子鸡、刷把菌、甑板肉、魔芋豆腐、洋芋粑粑、柴火锅巴，色香俱全。三彩阁的昔日繁华仍在，并且长盛不衰，王三翠的笑靥依然如花，杨文方的民歌清唱更加动人。

三则短文写过全胜寨，后合三为一，取名《古寨多清气》，发在西安晚报上。正在修复的石寨，不凡气势凸显，这是不朽的华章，翻不烂的史书。若说这里有气，那是骨气；若说这里有风，那是高风。远处的盘山路像一根缆绳，牵系着多少仰望者的目光，又像是一曲“山道弯弯”，唱响着比雄关漫道还要高亢的乡村振兴，更像是书法大家的得意之作，一笔力透纸背的狂草。

去岚河漂流，见到前平老友，分外亲热，脸黑了，人瘦了，一再要我给半天时间，把国华兄叫上，其他人由我定，烤一只全羊，喝个酩酊大醉。我知道这是他的大敬意，丝毫没有半点虚情假意，实在未分开身，爽约了兄弟间的一番盛情，回金山的路上一直惴惴不安。漂流时他在前面奋力划桨，我在后面奋起直追，由于用力不当，船在花水上打着旋儿，害得祖炎落水湿身，赢来满河笑声。船上有三位美女，都说这是舍身救美。陈帅在公路上见到，忙找来老水手支援，一问年纪竟与我同庚，羞愧感油然而生，人家真叫老当益壮，我这是坐都有些坐不稳了。记得二十多年前，前平带我试漂，在落凤滩落水，几经沉浮，爬上岸牙齿直打嗑嗑，虽是晚春季节，那分寒意仍然彻骨。现在的水虽然小了些，河滩平缓了些，却热情高涨，温暖如春，就像前平的美意和情谊。

桂花古梯田，是从乱石窖里硬抠出来的，仕君拍照叫我取名，“大地指纹”“袈裟梯田”算是那时的原创，现在有不少人借用，也算一种认同。若说梯田是不规整的稿纸，那两棵桂花树就是摁在大地上的冒号。田畦隐隐，稻浪重重，绿意盎然，铺天盖地，一派五谷丰登之象。藤蔓缠绕，玉米背坨，荷叶田田，豆荚盈盈，难得的风调雨顺好年馑。“南山别院”鸡鸭成群，刚扳来的苞谷煮出来，浓香扑鼻，甜糯爽口。后院荷池鱼游，蜻蜓翻飞，蝉鸣林幽，火山形成的巨大顽石，静卧出可掬的憨态。农家小院，田园风光，陶渊明的诗意在这里无限放大。

上南宫山走到岚河垭，从主峰西面攀援而上，感叹着工程的艰辛，设计的精心。行有台阶护栏，坐有长凳靠椅，就着地势修建的平台有树枝斜出，绑上绳索就是天然秋千，大人护着，小孩荡着，自由放飞着难忘的童年。遇一山脊，叫芝麻栎梁，我们坐下来休息，没有闻到芝麻的浓香，却有草木的清芬。路边一根树，身上生着长须青苔，像绿毛水怪，那或许是树的寿斑，显出高古气象，不知是什么名的菌如花朵般点缀其上，再高明的十字绣手也难以绣出，细瞧又像是扇贝的壳，散落在立体的海滩上。

快到顶了，万丈悬崖的缝隙，只有一撮泥土，却扭曲着一蔸青松，分不清哪是树身哪是树根。两腿叉开，身子前倾，行着古老的拱手礼，这是真正的山门神、迎客松。果然，前行不远就到了净土之地，一黑衣长衫人突然转身，“哎呀”一声吓我一跳，原来是艾兄我的老庚，用岚皋话“稀奇忙了的”，赶紧烧水泡茶。石窟里有一副对联，据说是前平的杰作：“退退退退到山顶上，忍忍忍忍在心里去。”同行的汗青先生是楹联高手，提笔补缀了“山顶上海阔天空，心里去云淡风轻”十四字。横额：神闲气定。

神河之源已经大变样，芳草满目，山花烂漫，凉风习习，风月无边，点缀其间的帐篷和蒙古包很协调，静谧之中隐含着旺盛的人气。自巴山大草原帐篷露营季启动以来，游人纷纷慕名而来，一篷难求。这里可以拍星轨、赏明月、揽云海、穿草丛，有篝火晚会、美食烧烤、音乐派对、浪漫烟花。还有彩虹滑道、网红秋千、草原骑马、天空之境和星空屋。流逝的是岁月，不尽的是花草，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中花一季一开谢。草木是有凉意的，尤其是晚上，夜幕四合，银河如练，置身巴山之巅，仰望无涯星空，众星并不捧月，却独自璀璨，帐篷里的灯光连同稀疏的路灯，以为是天上星宿飘落人间，化作大地之上的繁星点点。

那些丝丝缕缕凉意，从草木、植物的根部溢出，倘若沾些露水，叶子散发清幽，就以为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怕冷的，穿着羽绒服，还不忘把帽子扣在头上。爱美的，着了短裤长裙，秀着腰身。明代刘基有“草木生清凉”一句，斯地果见其真。一晚上的凉风不停，像有人穿着大头皮鞋，在雪野里艰难地跋涉，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其实，风也很寂寞，想听墙根子，也想让我们听它絮叨絮叨。这么多人舟车劳顿，来这儿为的啥？独向草木借清凉！主人准备了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清凉世界吃上热气腾腾的火锅，还有浓情蜜意的稠酒，那番受用和情调，语言无法形容，文字难以书写。

抽空回了一趟草鞋垭，青山依旧在，家乡变模样，河道整洁，道路宽敞，对面的老年公寓正在描绘壁画，还有人在跳广场舞。县上早有谋划，芳流通往南宫山的公路，很快就会连通，还想把草垭村打造成第二个杨家院子，听了真让人欣慰而兴奋。玉米遮掩着的老屋，下车只能见到屋顶一角，旁边原本是开贵的屋基，现在转手变成别人的高楼，三间老屋显得十分低矮。低是高之基，小是大之源，低而不媚俗，矮而不委顿，就像我九十高龄的老父亲，背驼腰难直，却刚强精神，耳朵尚灵，眼神还好。听幺妹开莲说，早餐冲三个鸡蛋，还要加糖。人虽老，尚能饭，也是一种福分。

奋进的时代，蓬勃的山乡，岚皋不说一天一个样，也是一年大变样，成了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地方。近乡情更浓，感慨涌心中，对美好明天充满着期待。

燕翔洞边富水河

石泉 黄平安

富水河，虽名为“富水”，但水量并不丰沛。一河清流均出自两岸大大小小的泉眼，每一处泉眼都汩汩地喷涌着清澈的泉水。但它也绝未辜负“富水”二字，无论干旱还是雨涝之年，河水终年不断，从不干涸。它发源于汉中市西乡县，流经石泉县熨斗镇，于汉阴县汇入汉江。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水中富含碳酸钙等物质，颜色浅处清澈见底，深处蓝中透绿，人们见了，都说它像九寨沟的水色。别看它平时似静美的姑娘，但若发起洪水来，有雷霆万钧之势。泉水钻出泉眼，或冒着水花，或吐着气泡，清澈明净，冰凉彻骨，是夏天行人钟爱的解暑饮品。当地有农户把它当作免费的冰箱，夏天丢上一些啤酒或西瓜在泉眼处，隔一会儿后品饮，绝对是最有创意的冰镇解暑佳品。

熨斗镇虽然是昔日“川楚通道”上的重镇，但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变化，这里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巴山一隅。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这里造就了壁立万仞高、峡谷一线天的雄奇与壮美，溶洞、天坑、地缝等地质奇观更是无处不在。难怪央视《地理中国》栏目瞅准了这一上佳的采访点和拍摄地，随着《深坑寻幽》在央视科教频道的播出，这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秘境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大河坝一带，现有村民二十余户，大都住着黄泥筑垒的瓦房，鱼鳞般的小青瓦尽显古朴和沧桑，与古代所不同的是，房顶上多了一个熠熠生辉的电视接收器，院子里多了洗衣机、摩托车等。春天，菜花黄了，孩童穿行其间，再现了一幅“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生动画卷。夏天，捣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杨柳依依，荷叶田田，炊烟袅袅，富水潺潺。田地里，人们或拉着闲话，或对着山歌，时光就这样随着富水河静静地流淌着。秋天，稻子熟了，农人挽起裤腿，在田野里挥汗如雨，割稻子的“唰唰”声，打稻子的“嘭嘭”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如今，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小村，才能见到这种人工收割的场景，这场景，真实而质朴，欢快而热烈，吸引着那些探险的，摄影的，旅游的纷纷把焦距对准了田野，对准了农人。

富水河畔有一古镇，名叫熨斗。初听这个名字，感觉怪怪的，熨衣服的“熨斗”怎么就成了地名呢？究其来由，有种说法是，站在熨斗镇对面的山上看熨斗镇，其地形酷似古代熨烫衣服的熨斗。

过去，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川陕通道。据老人们回忆，当时镇门口的门楼上刻着“川楚通道”几个大字，镇上老字号店铺众多，以药铺、饭店、百货店、旅舍居多，有“三步梯子见药铺”的说法。从熨斗镇西行，半个小时可到达汉中市地界，半天即可出陕入川。这里与四川很近，因此，男女老幼的口音都带着一丝川味。民俗风情川陕相杂，秦蜀交融，成为一大特色。古戏楼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过去唱的主要是汉剧，新中国成立后上演过一些现代新戏。如今，它作为古镇的标志性景观。悠长的老街巷，高高的古戏楼，古旧的花格窗，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时光仿佛倒流了几百年。

富水河中段，有一个人工湖，叫做燕栖湖。湖畔有亭，古雅而别致，亭上有联云：亭栖紫燕空山静，花落清溪富水香。因湖水深达数米，清澈的水便蓝得醉人，美得诱人。两岸青山翠峦和头顶蓝天白云统统被一湖碧水揽入怀抱，水中的倒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竹筏悠然自得地嬉戏于湖上，岸上的观众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一时间争先乘坐，湖上顿时热闹起来。但见撑筏人竹篙轻轻一点，竹筏便划开湖面，悠然地飘浮在水天一色的湖面上。远处飘来山歌声，男声厚重而粗犷，女声轻灵而婉转，一唱一和，把富水河写成了一首抒情诗，画成了一幅风光画，谱成了一曲轻音乐。

富水河畔，还有一种地质奇观——溶洞。这里的溶洞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沿富水河畔行走，你随时可以见到河边、林间、岩石上四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山洞，小者仅能容一人进入，大者至今未探明体量。在这些溶洞中，最著名的当数燕翔洞了。燕翔洞过去叫做燕子洞，因洞内终年聚集着大量蝙蝠，一些人以为是燕子，便叫做燕子洞。据专家考证，燕翔洞是西北地区体量最大，保护较为完好的溶洞，目前开发的有九个大厅，洞内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置身其间，仿佛身在龙宫水府，天宫幻境。如今，燕翔洞已成为旅游胜地。